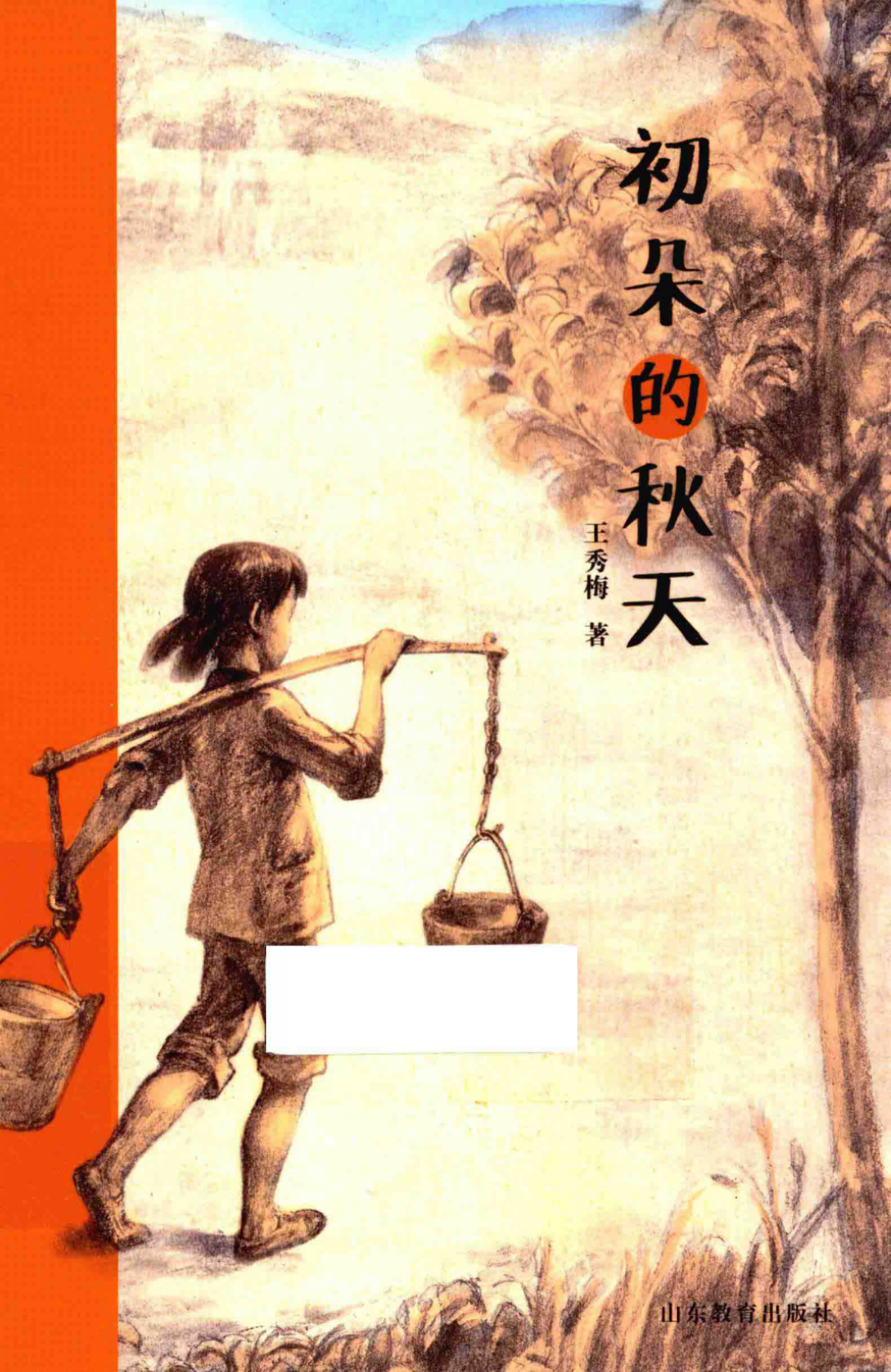


初朵的秋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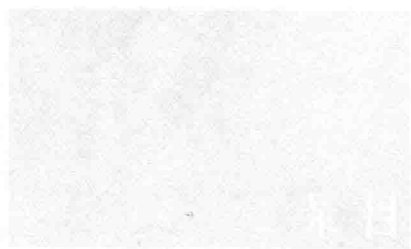
王秀梅 著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初朵的秋天

王秀梅 著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朵的秋天/王秀梅著.-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5328-6794-3

I.①初… II.①王… III.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1094号

初朵的秋天

小荷工作坊

王秀梅 著

主 管: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者: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250001)

电 话:(0531)82092664 传真:(0531)82092625

网 址:sjs.com.cn

发行者: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济南继东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880mm×1330mm 32开本

印 张:8印张

字 数:100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5328-6794-3

定 价: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印厂电话:0531-87160055



目录

第一章

1. 绿青蛙 / 2
2. 我是小闺娘儿 / 11
3. 崭新而陌生的家 / 18
4. 锄禾日当午 / 26
5. 笔记本上的秘密 / 33
6. 布谷鸟小组的新成员 / 42
7. 夏季星空 / 50
8. 四十只兔子 / 58
9. 自行车的故事 / 65
10. 失败的“勤工俭行” / 74

第二章

11. 新来的“酸老师” / 82
12. 藏秘密的奇妙魔盒 / 90
13. “蹦级”事件 / 99

- 14.兔子的命运 / 107
- 15.秋收与黑板报 / 116
- 16.画画的小男孩 / 124
- 17.布谷鸟一直在行动 / 133
- 18.秋收小插曲 / 141
- 19.勤工俭学的收获 / 148
- 20.关于秋天的自然课 / 158

第三章

- 21.麻烦的第一名 / 167
- 22.逃离槐花洲 / 176
- 23.一条路 / 184
- 24.最后一次会议 / 192
- 25.播种秘密 / 201
- 26.致橡树 / 209
- 27.难忘的清明节 / 216
- 28.种花生 / 222
- 29.细眼儿变了 / 230
- 30.又到秋天 / 238

住在墙上的兔子

——《初朵的秋天》后记 / 247

第一章





1 绿青蛙

吉普车来到槐花洲那天的情形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起初，它像一只墨绿色的大青蛙，瞪着两只圆鼓鼓的眼睛，在乡路上缓缓爬行。后来，它渐渐变大，在上午的太阳光中，露出粗大的车轮、触须一样的后视镜，还有闪闪发亮的玻璃窗。

槐花洲的人，幸好见识过村里刚买的大解放卡车，才没有对这威风凛凛的家伙感到惊奇。不过，他们还是多少被吓着了，因为在它的顶棚上面，耀武扬威地蹲着两只灯，大白天里唰唰地闪着红光。

我在打麦场上练习骑自行车，我妹妹初果在后面帮我扶车子。打麦场在村西头，有小半个村庄那么大，场边立着几个金黄色的麦秸垛。

初果是个八岁的小孩儿，比我足足小了四岁。她长得圆滚滚的，脸盘、手脚、胳膊、腿，都像发好的面，揉捏成了不

同的形状。她只有眼睛长得比较瘦小。

我给她取了个外号，名叫小肥鸭。头一次听到这不雅的外号时，她哭了。父亲凶巴巴地朝我瞪眼，警告我不许欺负她。父亲越恐吓，我越叫她：小肥鸭，胖墩墩的小肥鸭！

但不管我怎么对她，她都摇摇摆摆地跟着我，跑前跑后，像个小跟班，特别没有个性。

乡路紧挨着打麦场。它是一条泥路，晴天还好一点，雨天就泥泞不堪。吉普车跌跌撞撞地开过去后，小武和梭子骑上自行车拐下打麦场，一个劲猛追。他们几个男孩子也在打麦场上骑车瞎玩，主要是看我的笑话。因为我之前不会骑自行车。

“是公安的车！”

梭子边骑边回头朝我和初果喊，嗓门大得像敲锣，显示着他的见多识广。

我握住自行车把，左脚支在脚镢子上，看着墨绿色的吉普车驶到村头的老紫槐树下。小武和梭子撅着屁股骑着自行车，已经追上去了。他们俩一左一右，像在给那家伙保驾护航。

“原来是公安的车！”初果喊道。她的样子也像鸭子那么愚蠢。“一辆大车！比拖拉机大多了！”

她用征询的眼光望着我，希望我能像小武和梭子那样，尽快参与到一场令人兴奋的什么事件当中。

我用力踏住脚镢子，右脚在地上一一点一点地，做出要助

跑的样子。但我的手和腿都抖个不停，事实上，我比她还兴奋和紧张。我知道那辆绿家伙的来意，它背后有不小的文章。我想尽快跑回去，看看车上的人在做什么，不过还是克制住了。

当我又绕着打麦场骑行了两圈才回去的时候，绿吉普已经停在我们家门前的紫槐广场边上了。我们家门前的大街叫紫槐街，是村里的中心街道，我家和西邻我叔叔家在村头上，靠近那棵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老紫槐。老紫槐一定是有些来历的，否则也不会在村头专门为它修了个紫槐广场。而且，村里最老的老贾头爷爷说，他爷爷的爷爷那时候，就有紫槐广场了。

公安到来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大半个村庄。男人们扛着锄头，直接从庄稼地里奔向紫槐广场，围着车子转来转去。村里的妇女则聚集在老紫槐树下，指指点点，叽叽喳喳。

我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，踩着一架竹梯，爬到院子西南角的厕所顶上。父亲给厕所修了水泥顶，是个长宽各两米的小平台，但需要踩着梯子才能爬上来。厕所旁边栽了一棵枣树，茂密的叶子恰好能把我安全地遮挡住。

我的猫比我抢先一步，但它是抱着枣树的树干蹿上来的。这当然是它的强项了，虽然有一只名叫细眼儿的讨厌的大狼狗，被父亲用铁链子拴在树干上，但它每次都能灵巧地躲

过细眼儿的扑追，安全地跃上树干，爬到树顶上去。细眼儿每次都气得要命，仰着脖子朝猫汪汪地怒吼。我的小猫这时候就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，抱住一根树枝，歪扭着脖子，朝细眼儿抛下几个调皮的眼神，有时还坏笑一下。

猫叫小胡琴，是一只母猫，我从外公家里带来的。外公有一把二胡，只要他把左腿往右腿上一架，琴筒在左腿上一放，猫就悄悄地在他旁边蹲坐下来，两只小耳朵起劲地竖着，听得如痴如醉。那时候它刚被抱回家不久，小得只有外公手掌那么点。外公视它为自己的知音，就给它取名小胡琴了。

在小平台上，我不仅能轻而易举地看到整个院子，而且还能透过窗户，看到屋里的一部分。小武和梭子把自行车支在院墙外面，各自踩着车座，扒住院墙，往我们家里窥探。

父亲和公安在屋里小声说话，故意把气氛弄得很神秘，以显示他作为村支书的某种特权。

“那是当然了！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额，这种行为就是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严重的，还要延长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呢。”公安局的人说。

“哦……犯罪……嫌疑人……这么严重啊？”我父亲一字一顿地重复着“犯罪嫌疑人”五个字。他对它们感到很陌生，看来平时不太接触这样的字眼。

“你是村支书，应该有点法律意识啊。”公安的语气稍有不满意，“我看，这件事过后，你们槐花洲村有必要搞一次法律知识普及学习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我们有黑板，可以办黑板报。我们团支书是高中生呢。”

“高中生……还可以。你们村最高学历是什么学历？”我觉得公安有点转移话题，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家花生被拔的事会怎么处理。

是的，我们家里的花生株在前天晚上被拔掉了一大片。但我没想到，这么点小事，竟然会把公安给引来。

“中专。我们村的最高学历是中专。你可千万别小瞧中专，中专比重点高中难考多了！学校数一数二的尖子生才能考上，直接跳出农门！所以，你们说，中专是不是应该比高中学历要高啊？”父亲期待公安给他一个肯定。“我二女儿初苗，是镇中学去年唯一一个中专生，当然，也是我们槐花洲村唯一的中专生了，开天辟地第一个。”

我二姐初苗，的确是村里唯一的中专生，虽然只是在县城读师范学校，那也足以为我们老初家光宗耀祖了。据说去年夏天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父亲大摆了六桌宴席，请村里的人猛吃了几天流水席。我母亲则带着初苗去镇上赶集，在布摊子前跟不认识的卖布的炫耀，说她女儿考上了小中专，以

后是非农业户口了，要给她割布做几件漂亮的小褂。

这些故事，我都是听人说的。之前我一直住在银杏泊的外婆家里，前不久才回到槐花洲。我妹妹初果跟我说了不少故事，另外的，都是红槐街上的邓秀嫂子、白槐街上的小摇姐姐、东邻家米奶奶的孙女米月月跟我说的。邓秀嫂子和小摇姐姐是母亲的徒弟，跟着母亲学绣花。

“那倒算是最高学历了，可以让你女儿跟团支书一起办办黑板报。”公安把话题绕回去，“我们下次要带五六个人来，破案期间可能要在你们村里住上几天。”

我父亲吓了一跳：“破案？”

“那是当然了！你们的治保主任老李既然报了案，我们就要破案。”

“都怪这个李主任，这么点小事，还惊动你们公安。”

“初书记，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，我觉得李主任的法律意识比你强。再说了，我们公安的职责就是破获案件，打击不法分子，维护社会主义大好局面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是，我不能因为花生是我家的，就干扰你们公安同志破案。但是……”父亲的声音低下去，我努力竖着耳朵，也没听到下文。

我躲在枣树叶子后面，看到父亲和两个公安一起走出院子。父亲长得很高大，比两个公安中的高个子还高半个头。

但是他们走到紫槐街上后立即戴上了大盖帽子，父亲就显得矮小了。

“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们什么也不管了？”在绿吉普车跟前，高个子公安问父亲。矮个子公安则打开车门，坐到了驾驶座上。看来他是个司机。

“说定了，我让李主任去撤案。”父亲说。

那天上午天气很热，一点儿微风都没有，人们都知道，又一场雨要来了。

“这破天气。”高个子公安咕嘟了一句。他看看站在广场上以及从老槐树下走出来的人，又看看我父亲，擦了一把从大盖帽下流出的汗水。“那就这么办吧。”他说。

他还说了一句什么话，我没有听见。因为那时我过于激动，一脚踢翻了母亲放在小平台上的咸鸭蛋陶罐。母亲为什么把腌咸鸭蛋的罐子放在这么高的地方，真是奇怪。

黄泥巴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一只只鸭蛋，使它们看起来像穿着厚厚的大棉袄，正在使劲孵化着小鸭子。幸好有泥巴保护，鸭蛋才没让我弄破。我快快地把滚出来的三只鸭蛋放回陶罐，盖好盖子。盖子好像裂了一条小细纹，不过，不仔细看的话，应该看不出来。

父亲往小平台上看了一眼，幸好小胡琴喵喵呜地叫了两声。父亲对公安说：

“是我三女儿的猫。整天闯祸。”

小胡琴是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的，它当然不乐意得到这样的评价，但它也很无奈，因为人类总是在不了解它们的情况下，拥有随意评价它们的特权。小胡琴小小的鼻头耸了耸，嗓子眼里发出“哼”的一声。我抚摸了它一下，说：

“小胡琴，咱俩同病相怜，他们都不喜欢咱们。”

小胡琴点点头，用小脑袋蹭蹭我的腿，对我表示了安慰。

绿青蛙从乡路上消失了。小武和梭子一左一右跟在后边，直跟到公路边上，吉普车拐弯开走，他们才返回来。

几天以后，小武的脑袋上多了一项大盖帽，虽然跟公安头上戴的不太一样，但也足够威风了，主要是帽檐上面那颗五角星令人望而生畏。小武逢人就说，他三姑在南京部队上当连长，过些天还要寄一身军装给他呢。

“我和梭子商量过了，咱们组成一个秘密小组，一定要把拔你们家花生株的案子给破了。”小武有了大盖帽，口气都跟过去不一样了。而且，梭子对他唯命是从，自愿把自己变成了他的马仔。

我对这件事倒没有多大的兴趣，毕竟我刚回到槐花洲不久，跟村里的人都还不熟。

“没关系，你只要参加就行。破案工作主要由我和梭子负责。”

也许我该讲一讲我的情况，以便你了解我跟父母及三个姐妹之间的关系。

我一生下来又瘦又小，还很丑，连哭都不会。接生婆看到我这么不像样子，虽然见多识广，还是摇起了头。

“小闺娘……还是小小？”母亲努力抬起她那汗渍渍的脸，朝我的两腿间望去。接生婆正在摆弄我，试图让我哭，以证明她在把我从我妈肚子里拽出来时，没把我哪个地方弄坏。她拎着我的两条腿，拍打我的后背和前胸，像个调皮的老巫婆。母亲看到了我两腿间的结构，颓丧地把头摔回到枕头上。

“又是个小闺娘儿。”她在“娘”后面加了很重的儿化音，听起来凶凶的，愤愤的。好在她刚生产完，元气尚未恢复，看在她筋疲力尽生下我的份儿上，我还可凑合着原谅她

这种口气。

父亲此前一直在灶间等消息，只听接生婆说“出来了出来了”，却听不到哭声，等不及了，一掀门帘闯进来。他跟母亲一样，对我两腿之间的结构很感兴趣，两束目光像剑一样直刺过来。

“小闺娘啊。”他直起腰，把目光转向躺着的母亲，母亲正在吧嗒吧嗒掉眼泪。“小闺娘好，小闺娘好……”他用安慰的口气，装模作样夸张地恫吓她道，“别胡思乱想！小闺娘也很好！”

父亲那副样子能瞒得了接生婆，可瞒不了我。我知道，他对我两腿间的结构很失望。他跟我母亲彼此心照不宣。他们都希望生下的是男孩，是两腿间有小鸡鸡的“小小儿”。

其实，我之所以不哭，首先是因为我不想哭。我还没搞清楚，哭是不是我证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。其次，父母的态度让我有点郁闷，这时候，我倔强的天性就显示了出来。我紧紧地绷住自己的泪腺，坚决不掉一滴眼泪，不发出一声婴儿那种猫叫似的哭声。都说刚出生的婴儿视线很短，所以他们认为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实际上，还在母亲肚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准备迎接光明的世界了。虽说刚出生时，远远近近那么多光忽然涌到眼前，令我不太能适应，但那只是一会会儿的事，很快我就调整了视力方面的所有器官，